

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创作出版资金资助

博物文库 · 生态与文明系列

Vom Verstummen der Welt

Wie uns der Verlust der
Artenvielfalt kulturell
verarmen lässt

日益寂静的 大自然

[德] 马歇尔·罗比森 (Marcel Robischon) 著

林欣怡 译 戴甚彦 校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博物文库 · 生态与文明系列



Vom Verstummen der Welt

Wie uns der Verlust der
Artenvielfalt kulturell
verarmen lässt

日益寂静^的 大自然

[德] 马歇尔·罗比森 (Marcel Robischon) 著

林欣怡 译 戴基彦 校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著作权合登记号图字：01-2015-415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益寂静的大自然/(德) 马歇尔·罗比森 (Marcel Robischon) 著; 林欣怡译.
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7.10

(博物文库·生态与文明系列)

ISBN 978-7-301-27989-2

I. ①日… II. ①马… ②林… III. ①物种—普及读物 IV. ①Q111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13157号

Marcel Robischon

Vom Verstummen der Welt

Wie uns der Verlust der Artenvielfalt kulturell verarmen lässt

© 2012 oekomverlag, Waltherstrasse 29, 80337 München, Germany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© 2017 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oekomverlag through CoHerence Media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脸谱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,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- 书 名 日益寂静的大自然
RIYI JIJING DE DAZIRAN
- 著作责任者 [德] 马歇尔·罗比森 (Marcel Robischon) 著
林欣怡 译 戴甚彦 校
- 责任编辑 周志刚
- 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27989-2
-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- 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微信公众号 科学与艺术之声 (微信号: sartspku)
- 电子信箱 zyl@pup.pku.edu.cn
-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3056
- 印 刷 者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-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
- 787毫米×1020毫米 16开本 23.75印张 322千字
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- 定 价 16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采用中国追溯防伪凭证, 读者可通过手机扫描封底二维码验证产品正版信息。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目 录 | Contents |

第1章 绿野山谷 /1

森林扎根于过去，并指引未来的方向。它教导我们要小心、要有远见、要考虑周全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，就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。

第2章 逆着暴风向上 /15

每个生物，不管是否已知，都保存了大量资讯、图像和历史。这些多样性是我们知识世界的起源。

第3章 雾中的长毛象 /31

一种动物在不知不觉中绝种，或者我们仅知道它来自远古时代，如同星星死亡所发出的光芒一样，我们不只失去了一个名词，也失去了认识它们的机会。



第4章 乌龟之岛 /71

岛屿是世界的缩影，大自然透过加倍放大及提升解析度来描绘简单的图像。它们述说着生命的奥秘。

第5章 在苍翠的街道上 /1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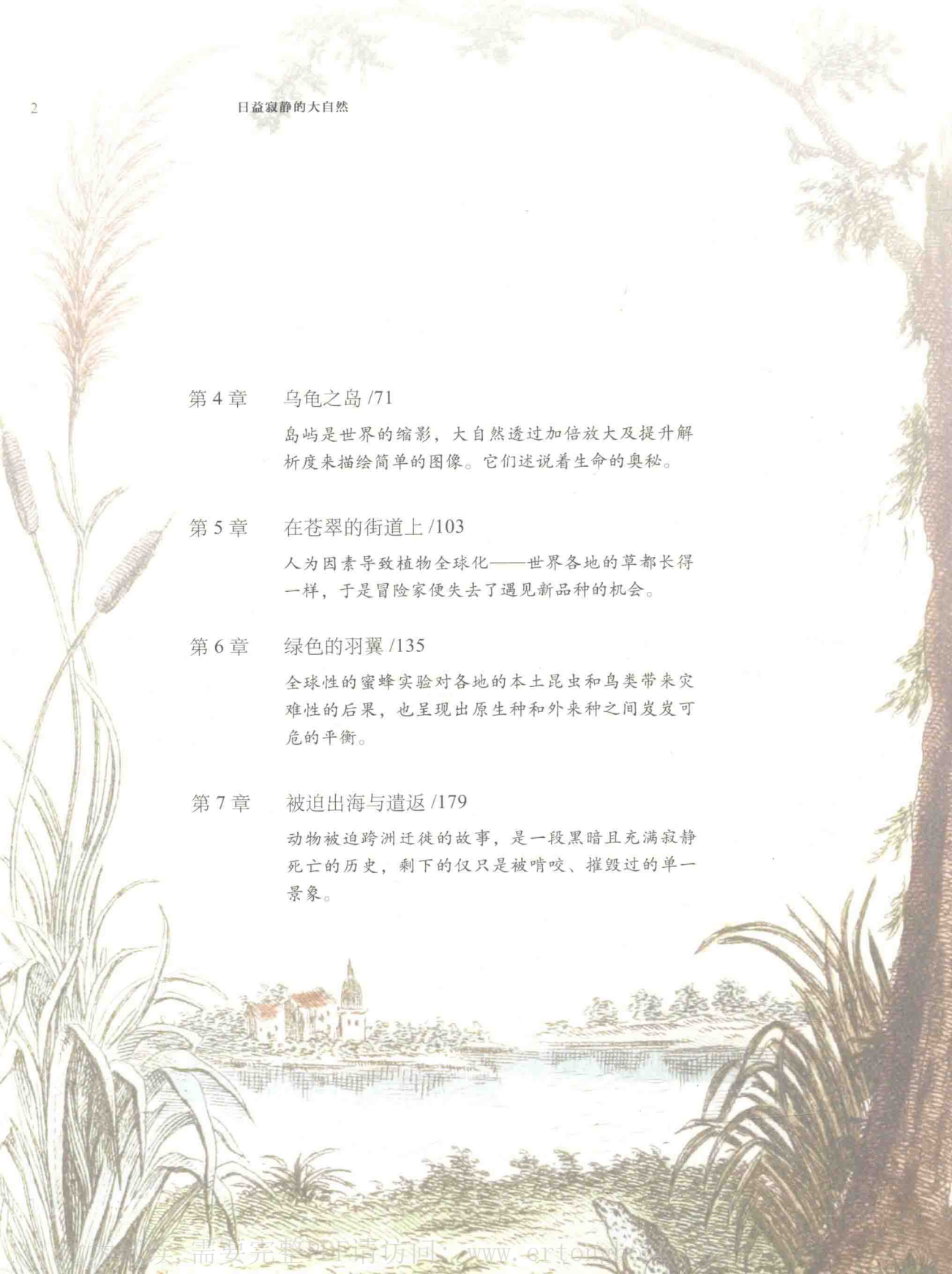
人为因素导致植物全球化——世界各地的草都长得一样，于是冒险家便失去了遇见新品种的机会。

第6章 绿色的羽翼 /135

全球性的蜜蜂实验对各地的本土昆虫和鸟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，也呈现出原生种和外来种之间岌岌可危的平衡。

第7章 被迫出海与遣返 /179

动物被迫跨洲迁徙的故事，是一段黑暗且充满寂静死亡的历史，剩下的仅只是被啃咬、摧毁过的单一景象。



第 8 章 穿着精致毛衣的世界公民 /211

原鸽的美就像是灰色交响曲配上彩虹的颜色，随着其他许多鸽种相继灭亡，原鸽开始成为世界公民。

第 9 章 在航海和海鸟之间 /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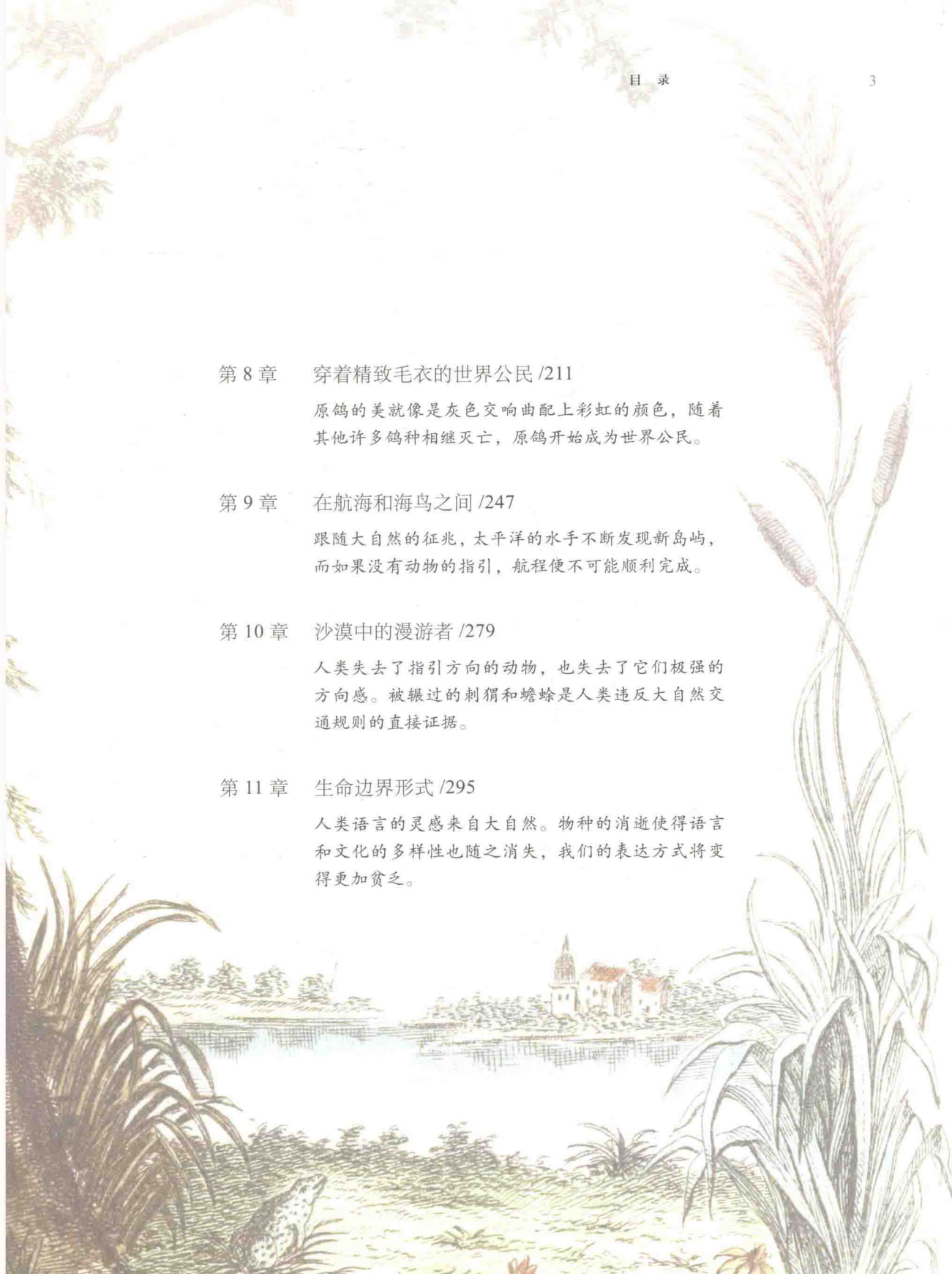
跟随大自然的征兆，太平洋的水手不断发现新岛屿，而如果没有动物的指引，航程便不可能顺利完成。

第 10 章 沙漠中的漫游者 /279

人类失去了指引方向的动物，也失去了它们极强的方向感。被辗过的刺猬和蟾蜍是人类违反大自然交通规则的直接证据。

第 11 章 生命边界形式 /295

人类语言的灵感来自大自然。物种的消逝使得语言 and 文化的多样性也随之消失，我们的表达方式将变得更加贫乏。



第 12 章 铁道旁的鬼魅声 /3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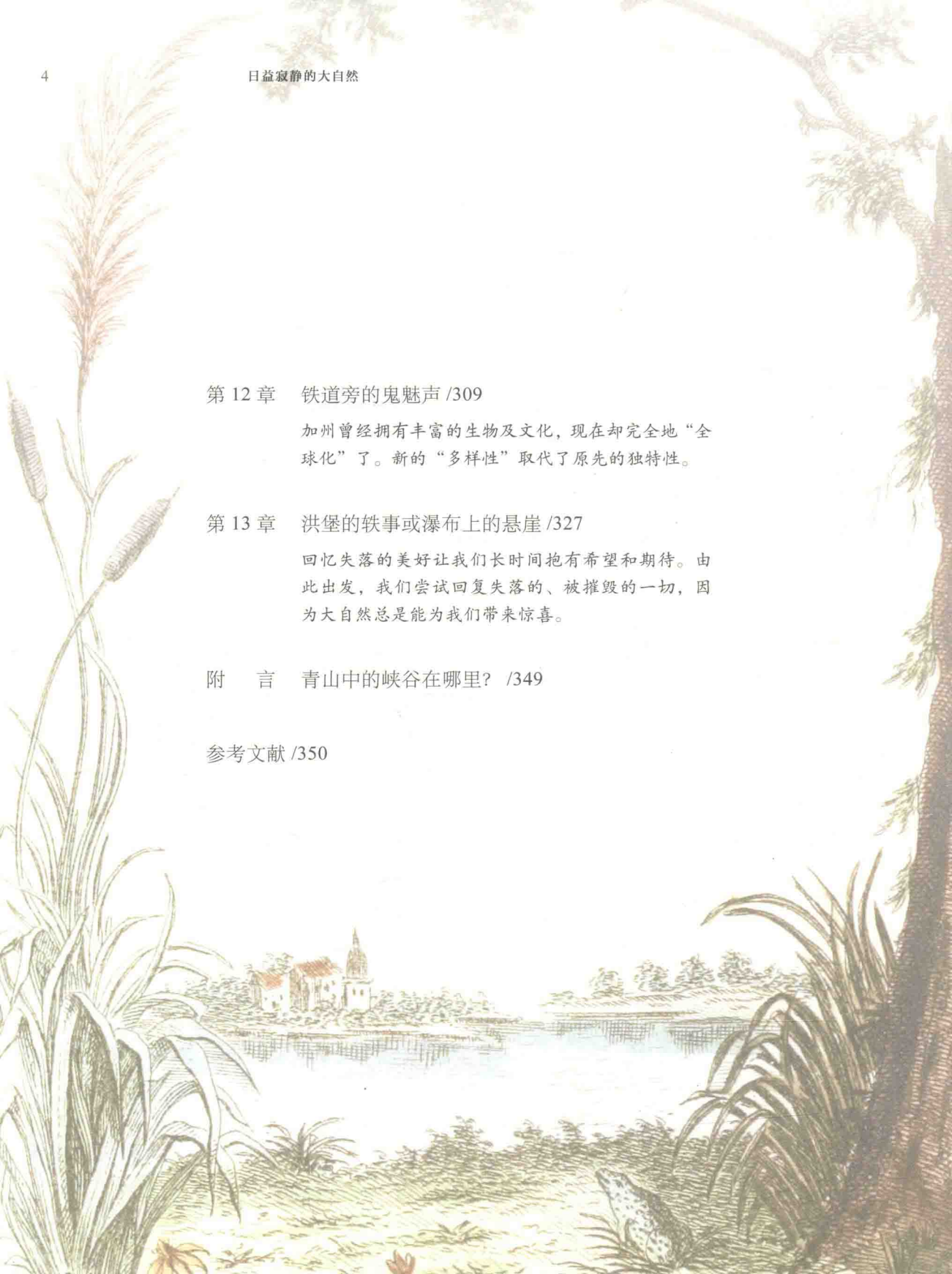
加州曾经拥有丰富的生物及文化，现在却完全地“全球化”了。新的“多样性”取代了原先的独特性。

第 13 章 洪堡的轶事或瀑布上的悬崖 /327

回忆失落的美好让我们长时间抱有希望和期待。由此出发，我们尝试回复失落的、被摧毁的一切，因为大自然总是能为我们带来惊喜。

附 言 青山中的峡谷在哪里？ /3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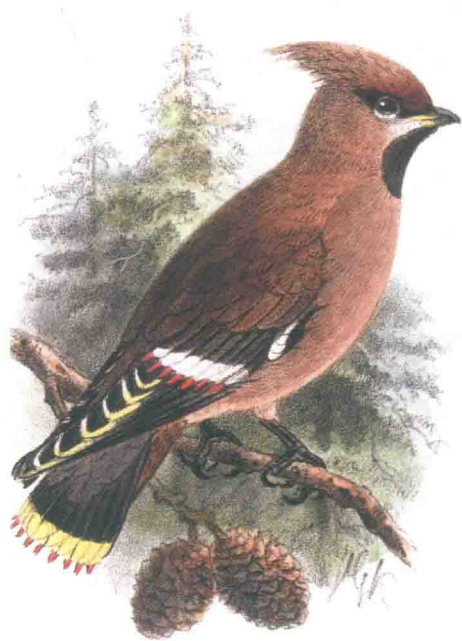
参考文献 /350



第1章

绿野山谷

森林扎根于过去，并指引未来的方向。它教导我们要小心、要有远见、要考虑周全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，就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。



太平鸟



悬崖边缘的水牛群

由于时有乌鸦在窗前声声呼唤，我便一向早起。初晓之际，乌鸦穿梭在我的山谷之中——这个绿山环绕的山谷，像是拓印在原岩上的手印；而被手指拨开而散落的边谷，像是延伸至山里的五个指缝；夏日的谷底铺满了小麦与玉蜀黍，像是双手盛满各种谷类；谷坡与山顶满是芳香的云杉和黄杉，茂密的森林有如身披毛皮大衣的壮硕野兽，随着呼吸的气息，缓缓起伏。有时候山谷里雷声回荡，像山的肚子在翻腾；雨后散发着蒸气的山丘，有如淋湿的牲畜等候着放牧吃草。

在一个地方住得越久，越能感觉这个地方是有生命的¹，是人类居住且与之共生的，而山就像是巨大的动物：在薄雾濛濛的早晨，其中一座山看起来像一头蓝色大象。即使是被驯养的宠物，都还藏有一些野蛮的个性。就算人类自以为摸清了动物的所有心情、情绪和不同声调的意义，仍旧能够发现它们野性的痕迹。

在绿野山谷的草坡上有各种野生动植物：兰花、羊肚菌、金蟾蜍和蚁狮，偶尔也有银灰色的苍鹭笔直而严肃地佇立着——那样的警觉！——蓦然如剑客般朝向草地深处俯冲。有时也会“捕捉到早晨山谷中少见的身影，一位阳光国度的王子”²：隼，它也像轻航机或战斗机，在空中或停、或摇摆，或突然往麦田和玉米田中的某个物体直冲而下。有时在堤坡上的树根与腐植土之间，出现以云杉树枝搭建而成的蚂蚁城堡和蚂蚁都市。有时候也能在空心树干里发现蜂巢，不断发出肉眼几乎无法看出的微微颤动，像是有生命力的电压，而飞行的小生命就在里面吐息。

在为林业经济而种植的面包树之间，还有其他古老的原生树种，其存在远早于人类所能考究，也因此它们一直具有相当大

苍鹭

体态优美的大型水鸟。性情沉静而有耐力，有时站在一个地方等候食物可长达数小时之久。



的重要性,许多谷坡、峡谷、高山与乡村都留有其名。这里有“柳树之谷”“桦树之谷”,两个谷地的入口则是“桦树村”。还有“桦木之谷”“橡树丘”或“欧洲山松之道”和林登山脚下的“红豆杉之谷”,而红豆杉数量不多,因为人类在很久以前就几乎铲除了这有红色果实且具毒性的植物。每一个地名都对应着一份对过去生活的回忆。有些时候,这些地名所指的树,历经几世纪的转变和磨损,几乎已不再为人所知,就像曾经屹立于谷地中央的凯尔特人的堡垒城墙,名闻遐迩了几千年,如今却破败不堪地掩藏在杂草、小麦和玉蜀黍之下,几乎不为世人所见。直到今日,仍有几个村子保留这种内涵失传的名字³——“公牛之丘”,它也许原本是指原始森林中的野牛,或具有原始野性的森林公牛,或森林中野性十足的原始野牛;现在野牛已经为四处放牧吃草的温驯乳牛所取代,而且乳牛在幼年时,犄角就被烧除以消灭野性。

其他的野生动物也曾在绿野山谷中的地名学中留下痕迹。有座山叫作“马山”,因为从前的人会在山里听见野马的蹄声吗?还有“熊之谷”“狼之谷地”和“秃鹰山”,这些地名都让人想起消失许久的野生动物。“桦木之谷”里有座红隼岩,“白登谷”谷口的红隼之丘,是从前矗立在山丘上的一座要塞,现在和“公牛之丘”的堡垒一样几乎被铲平。尽管如此,

欧洲野牛

欧洲最大的原生食草动物,
体型庞大。



红隼还在这里。红隼，又被称为“雨中马达”，它喜爱在教堂里筑巢，幼鸟会随着神父的歌声吱吱伴唱。难得一见、爱冒险的候鸟游隼，长成成鸟后会迁徙到南方来，可能因为南方生活较安逸舒适，如今游隼也会栖息于此。我很自豪自己发现了一个大秘密——一对游隼在深渊里筑巢，是山谷中唯一的一对。

它们不是唯一一种飞越天空迁徙到我们谷地的候鸟。高山雨燕会出其不意地从南方的热带非洲飞来，视这里为迁徙路径北返的终点，它们飞来之时也象征着夏季的到来。而它们的小跟班——普通楼燕——也在我家的屋顶下筑巢。这些昆虫猎人有如插翅的箭头，从空中呼啸而过，在白昼述说着警世寓言，用尖锐的口哨声传述尼罗河与尚比西河的轶闻。

11月，当冬天的羊群，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羊毛絮飘过谷地的时候，秃鼻鸦会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，在冰寒的天空上，用粗砾嘶哑的声音宣示它在谷地的领空权。当12月小羊诞生时，叫声如刮玻璃声般刺耳的太平鸟，偶尔会从遥远的北方来探访，它们用桦木树枝所筑的巢穴，总让我想起圣诞树上的玻璃小鸟装饰，它们也将北极的秋色藏在羽毛中带进山谷来给我。

山谷里还有非常多的信息等着我们去发现。候鸟的叫声就像山谷里的旧地名，它是神秘的过去、原始的时代，以及那满是熊、狼、秃鹰和毒树的秘密时代的回响；候鸟也带来了遥远的声音和山谷来世的信息。还有许多来自远方世界的信使，诉说着无声的故事。来自火地群岛、世界尽头的南部山毛榉（*Nothofagus*），在我的谷地里享受着既特别又富异国风情的生活，它们同时也激起了人类强烈的好奇心。还有学校操场或公园里的北美乔柏，它有长成一



红隼

隼科的小型猛禽。飞行快速，善于在飞行中追捕猎物。吃大型昆虫、鸟和小哺乳动物。

游隼

中型猛禽，世界上短距离冲刺速度最快的鸟类。一部分为留鸟，一部分为候鸟。也有的在繁殖期后四处游荡。遍布全球，但在欧洲和北美分布区的大部分地区已变得稀少。



株绿色巨人的潜力，鳞状的叶子蕴藏着凤梨和苹果的香味。

林务员曾经试着在红隼之丘与鹿之谷附近种植巨冷杉，它来自西北太平洋。榉木之谷中优雅的日本落叶松，在好几个世代以前由一位日本教授引进邻村。这些树木叙述着山谷过去的冒险故事，因为有人在陌生、尚未被探究的森林里发现了它，并且飘洋过海将它带来这里。



左上图 高山雨燕

罕见季节性候鸟，是连续飞行时间最长的鸟类（可以连续飞行 200 天以上而不着地）。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空中，以空中飞行的昆虫为食，主要栖息于悬崖峭壁。



右上图 普通楼燕

体形似家燕而稍大，两翼窄而长，飞时向后弯曲如镰刀，体羽几乎纯黑褐色。和其他雨燕一样，无法从地面起飞，需从高处俯冲而下才能飞起来。



左下图 秃鼻鸦

体型略大的黑色鸦，成鸟尖嘴基部的皮肤常为白色且光秃，喜结群活动。



右下图 太平鸟

体态优美的小型鸣禽。头顶细长羽冠呈簇状，十二根尾羽的尖端均为黄色。

大自然句法中的标点符号

因为想飞行的愿望无法实现，为了能长时间待在森林里，我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林务员。早起漫步于山谷中，学习用电锯伐木，用手指吹口哨，利用树木成长量表和数量统计表推算树木的分布面积、高度和数量，依靠前人累积的数据，计算每公顷树木的成长数。我还能够辨识出蠹虫经过而留下的象形文字，以及野生动物在泥泞或雪中留下的脚印。我也能够根据草木层的指标植物，解释一个拥有水分与矿物盐的地方有多完美，也能说出哪些树种与哪种森林生态属于这一区域。

我知道辨认树种必须嗅闻树枝和枝丫的气味，我也能够根据指间或齿间微小粒子的嘎吱声，说出土壤的类型，并解释这片用泥土绘色的大地是如何形成的，以及这片土地在无尽的未来将如何演变。

光是想要了解森林全貌的一小部分，就必须注意不计其数的小细节。

我尝试在森林中找寻一些罕见之物。例如，只生长于林边枫树林中的花楸树，桦木林中唯一的一棵枫树，躲藏在黄杉林中的桦木，为混合林增添色彩的野樱桃树，在上万棵枝叶扶疏的白蜡树中只长一片叶子的那一棵，春天时在桦木树下飘着花香的瑞香花（*Daphne*）……

色彩缤纷、特殊罕见的物种总是让人着迷，而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通常代表着稳定。这个道理在森林学以外的地方也说得通，然而事情却复杂得多。乍看之下，物种多样性出现在合适的区域代表稳定⁴，但在物种单纯的地方，它的单调和独特性有时恰是增加多样性的助力。有些事实上非常特殊的物种，初次看到时并不会让人感到新奇刺激，必须在人耐心地、慢慢地仔细观察之后，它才会泄漏自身的秘密。红豆杉相当稀有，广而散地分布在鹿之谷与红隼之丘，因此红豆杉林既少见且需要保育。在那附近有一条向下滑行的片麻岩石堆，唯一能在这石堆中生存的灌木丛是岩枫，但岩枫无法独自造林，秋天时它的翅果像是骆驼黄的豆娘，在风中振翅，享受着金黄云彩。

要了解森林，必须观察入微，留意不显眼之物，这些东西就像是大自然句法中的标点符号。为了找到动物的踪迹，必须不断地判读、整合每一个资讯，看看能否在成千上万的足迹当中成功地找到目标物。森林生态系统不仅比我们想的复杂，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⁵，毕竟林业研究的是一个有机体，而非无生命系统的某部分、某种能量或能源。

人类要和这样复杂的事物打交道或插手干预，必须小心谨慎，因为随便一个动作都会破坏森林的平衡。有可能因此让森林失去它原有的活力与稳定，或是让它沦为长的速度勉强超过卖的速度的林场。

林务员的工作是和已经扎根的植物打交道，同时要在心灵里创造一幅小树苗长成巨木的未来景象。而“未来树”就是林务员特别用来指称“待促进生长的树”。林务员必须不断将新发现的植物和记忆中的植物图案做比较，试着推测它们生长的方向与变化，现今的“模拟”工作都交付电脑执行，林务员已不再亲笔绘图。他们根据自己或他人的经验、自己的观察或书上的资讯做推测，在推测的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、瞻前顾后。在当代，推测未来是件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因为林务员对于未来的决定——也就是对树种的选择，将会对未来巨变的气候起决定性的作用⁶；也因为在未来某一天的晴朗午后，我们仍然需要氧气、木材、鸟鸣、树木清香和树荫。

水泥面纱遮盖萤火虫森林

也许是因为林务员必须到处观察树木生长的情况，我也常观察山谷中森林以外的变化。什么消失不见了？一棵老树的树枝原本生气蓬勃地向外伸展，却因为危及交通安全而被锯断，伤口被涂抹成了灰色。曾经巍然矗立、仿佛可以无尽地往天空蹿升的栗子树，如今只剩下几乎与地面平行的树桩。除了动植物，我也观察非生物类的变化：原本像条蛇一样，随着阳光穿梭于谷地的道路被截弯取直；原本在路边的古老小教堂，因为道路拓宽挡在路中央，而被随便移到某个地方；一栋老房子突然消失不见，被水

泥块和一个陌生的躯壳强行入侵。“集合住宅”^{*}取代了山谷里原本的有机体住宅，比如红色云杉木搭建的房子，木瓦筑成的屋翼、墙和屋顶。每一座房子都像是一只巨大的原始动物，倾斜而立在山坡上，遮风挡雨，以它坚实的后背庇护着下面的人和牲畜。

集合住宅和所有新式建筑几乎都由水泥搭建而成。灰色的水泥不像身披银灰色羽毛的苍鹭般闪闪发光，也不像桦木树干上的地衣或山上农舍的木瓦一样，有无数渐层^{**}的灰色。水泥表面虽然光滑均匀，但它不像石板那般平滑，不像石灰岩有如丝绸般地滑顺，也不如玄武岩光滑，它在所有墙上都一样，只有单调的灰。水泥不像大理石般冰冷，也没有砂岩般温热，它好似无任何温感。水泥没有气味，没有燧石的硫磺味，没有白云岩的钙味，没有白垩味，也没有肥皂味。水泥什么味道都没有，但在所有盖满集合住宅的地方，在不断拉扯的乡村不断涂抹路面，在撕裂大地的道路上，到处都是水泥味。

硕大的隧道，像一个裂开的伤口，往谷地掌心开凿。为了挪出空间造路，有一天，我家附近一座茂盛的公园里出现了伐木工。这座公园肩负着自然保育先锋之名，为这个地区带来许多种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，夏天的夜晚，它像一个神秘舞台，让萤火虫上演魔术般的灯光秀。有些保育人士设法在伐木工侵略之前保护树木，但是被一群外地来的警察给赶走了。只花了几个小时通道就开出来了，树木让路给巨大的机器，它们驶进森林，将土地四分五裂、灌进水泥，就像是往伤口注射颜料，好让疤痕永远清晰可见。一条水泥道路穿过谷地，车子驰骋其上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……随着水泥建筑和柏油路的增加，灰色面纱渐渐遮盖了绿野山谷。

灰色面纱不只遮盖了我的绿野山谷，在我看来，它慢慢地笼罩了全世界。地球上到处建满“地球村”以及更多的“地球市”，因为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“地球村”⁷概念，主张消弭全世界人类沟通的界线，这一概念早已在其他各领域具体实现了。

全球化的建筑材料称为“泥土”，具体的实现就是“水泥”。地球村

^{*} 指在特定的土地上有规划地集合建造的住宅，包括低层、多层和高层。

——译注

^{**} 使某一色块或区域的颜色呈现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的阶梯式变化。

——译注



赭带鬼脸天蛾

鬼脸天蛾属中的三种天蛾之一，胸部背面有一明显的骷髅形纹。受惊吓时会发出叫声吓唬天敌。

发展成为地球市，甚至变成地球城邦⁸——不过城邦尚未发展出来。改变不停地发生、房子不停地建造，而且都是用水泥。人类像是希腊神话中被下了点石成金咒语的现代米达斯（Midas），所碰触的每样东西都会变成水泥。

由于我与山谷相识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对我来说，这感觉就像一只活生生的动物被石化了，就像蜜蜂把闯入蜂巢的敌人——例如赭带鬼脸天蛾——活生生地用蜡和蜂胶完全包覆。差别在于，人类并没有抵抗入侵的敌人，反而任它们“鸟兽四散”于荒野，然后用水泥灌入生命有机体和他们自己，以隔绝外来物种。

事实上，灰色面纱不仅掩盖了大地，也覆盖了人类。因为人类与大地共享同一个生活环境，共享同一个“由钢筋混凝土、沥青、玻璃与砖块所组成的”物质世界⁹。我们也被同一个电脑处理器和机器相连在一起，绑在同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与信息交换的轨道上。然而，不只这些，因为同一个生物环境也属于同一个紧紧相连的生活环境。

身为水泥时代的人类，我们当然知道，为了生存，为了舒适，人们需要不一样的生活。但其实只有少数生物在水泥世界中会感到舒适，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太能忍受。某些特定的植物群集是少数能适应的生物，例如生长在千里达彼奇湖（Pitch Lake），融入黑色沥青泥泞、扎根在水泥山、有着闪闪发光叶子与果实的栒子属植物，或者散发异国风味的红色小檗属（*Berberis*）植物。这些植物可能来自世界各地，能随地被纳入一个新的生态系统，一般来说，它本来是在大自然的某一处，现在却来到水泥世界的某一个角落。我在绿野山谷中的雨岛和金色大地，都曾发现这种水泥植物。一直以来，它们被栽种于人造林和人造园，然后逐渐从人类居住地的中心向外发展。

也许这一切不过是轻微的震荡，如同大自然旋律中的一个切分音。就好像某一年欧榛的花提早几天绽放，这并不表示它们整年都会开花；或者像是某一年突然出现很多金龟子，接下来却好几年都看不见；又或



金龟子

金龟子科昆虫的总称，全世界有超过 26000 种。不同的种类生活于不同的环境，如沙漠、农地、森林和草地等。生活史较长，除成虫有部分时间出土外，其他虫态均在地下生活。